

论元好问纪乱诗的意象营构与意脉流动

——以《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为例

刘树凡

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收稿日期：2026年7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5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3日

摘 要

元好问写于金元更迭之际的“纪乱诗”具有意脉顺畅，意象丰富的特点。其多样的意象营构则是意脉流通的主要原因。《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作为其“纪乱诗”的开篇之作，运用了比喻、借代、起兴的修辞手法，通过借彼象喻此象、借彼物代此物以及借物兴意三种不同的意象营构，展现并强化了对家国沦丧的悲哀、百姓流离失所的苦难以及对战争的排斥与痛责的意脉，艺术效果颇高，富有研究价值。

关键词

纪乱诗，意象，元好问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magery and the Flow of Meaning in Yuan Haowen's Poems on the Rebellion

—A Case Study of “Three Poems on Crossing the River Northward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Fifth Month of the Year of Gui Si”

Shufan Li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Received: July 5, 2026; accepted: August 5, 2026; published: August 13, 2026

Abstract

Yuan Haowen's “Poems Chronicling the Turmoil”, written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Jin to the Yuan dynast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smooth flow of meaning and rich image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diverse images i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is fluidity of meaning. “Three Poems on Crossing the River Northward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Fifth Month of the Year of Gui Si”, serving as the opening piece of his “Poems Chronicling the Turmoil”, employs rhetorical devices such as metaphor, metonymy, and the use of imagery to evoke emotion. Through three distinct methods of imagery construction—using one image to symbolize another, substituting one object for another, and using objects to evoke emotions—the poem vividly portrays and intensifies the sorrow over the downfall of the nation and the people, the suffering of the displaced common people, and his rejection and condemnation of war. The poem achieves a high level of artistic effectiveness and is of great scholarly value.

Keywords

Poems on Corruption, Imagery, Yuan Haowe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诗歌的意脉建构以意象营构为核心，而意象营构则与意象有关。《周易·系辞》曰：“圣人立象以尽意。”^[1]点明意象是象与意的复合体，具有立象表意的功用。意象的营构，则是将意象通过比喻、借代、起兴等手法串在一起，起到或强化、或延伸、或留白的作用，并进一步表现诗词意脉的方法。

元好问作为金元易代之际的文坛宗主，其“纪乱诗”被誉为“诗史”式的杰作。《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是其纪乱诗的开篇之作，组诗深刻把握各个意象的本质内核，通过借彼象喻此象，如“水流”喻“旂车”、“柴”喻“木佛”、“乱麻”喻“白骨”、借彼物代此物，如“红粉”代“女子”、“桑梓”代“故乡”、“龙沙”代“塞外”；借物兴意，如“一步一回头”“大船浑载汴京来”“破屋疏烟却数家”三组意象营构方式在诗歌中相辅相成，层层递进，深刻再现了战争造成的社会巨变与民生苦难，承载着厚重的乱世悲慨。

2. 借彼象喻此象：意象和鸣对意脉的强化

“借彼象喻此象”脱身于比，其意象营构在于不同事物的和鸣，起到强化意脉的效果。朱熹注《诗经·周南·螽斯》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2]这里说的是诗之六艺中“比”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所认为的比，重在“此物”，“彼物”只是“此物”的衬托。本文借彼象喻此象虽在含义上不出其辙，但对于“彼象”与“此象”的关系，则倾向于“彼象”“此象”同重，二者合而为声，共同强化了诗歌的意脉。

元好问《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质。其一“过去旂车似水流”借“水流”喻“旂车”，借流水连绵奔涌的特点，直观写出敌军战车络绎不绝、接踵奔袭的态势，点明战乱频发的时代背景。其二“随营木佛贱于柴”，借“柴”喻“木佛”，以世俗贱物比照神圣器物，通过前后价值的巨大反差，凸显战乱对礼教信仰与精神秩序的彻底摧毁，彰显战争的毁灭性摧残。其三“白骨纵横似乱麻”，借“乱麻”喻“白骨”，描摹战后尸骨堆叠、杂乱狼藉的惨烈景象，直观凸显战争屠戮生灵的深重残酷。

流水与旂车、柴薪与木佛、乱麻与白骨，六组意象两两对应、层层递进，分别从战争声势、信仰崩塌、生灵殒命三个层面完成具象书写。多组物象相互映衬、合力表意，有效强化了全诗控诉战争残酷、悲悯民生苦难的核心意脉。

3. 借彼物代此物：抽象勾连对意脉的延伸

所谓“借彼物代此物”，立足传统修辞学的借代手法，其意象营构不依托物象外形相似，而是凭借事物间的内在抽象关联完成语义转换，以此实现诗歌意脉的延伸拓展。学界常援引西方文论将此类手法称作“转喻”，但并不完全适配中国古典诗词的修辞语境。陈望道《修辞学发凡》[3]界定了“借代”概念及分类体系，更贴合古典诗词的创作实际。本文所论“借彼物代此物”，即以陈望道的借代理论为依据，通过物象替换、语义迁移延展诗意，推动意脉纵深生发。

其一“红粉哭随回鹘马”，以“红粉”代指女子，依据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表述，属于“事物的特征代事物”的借代类型。“红粉”是古代女子的典型外在标识，诗人以此代指乱世中被裹挟流离的女性。明艳柔婉的“红粉”意象与凄苦悲恸的“哭”形成强烈反差，于物象对冲中自然延伸出家国倾覆、身世飘零的悲凉意脉，完成诗意的隐性拓展。

其三“几年桑梓变龙沙”的营构更为深远。“桑梓”代指故乡，依据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表述，借代类型为“事物代事物的所在”。典出《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4]古人宅旁常植桑梓，后世遂以“桑梓”作为故土家园的文化符号，承载着诗人深厚的家国眷恋。“龙沙”本指塞外之地，在此处指代沙漠，借代类型为事物代事物的所在。《后汉书·班超传》载：“定远慷慨，专功西段，坦步葱、雪，咫尺龙沙。”李贤注云：“葱岭雪山，白龙堆沙漠也。”[5]本指西北白龙堆塞外荒漠，诗中同样代指荒寂边塞之地。

诗人以象征文明温厚的故土“桑梓”，对照象征蛮荒死寂的边塞“龙沙”，以家园景致的颠覆性巨变，具象呈现山河沦陷的沧桑现实。物象的剧烈反差，延伸出诗人对家国巨变，物是人非的沉痛哀叹。

4. 借物兴意：言与不言对意脉的留白

借物兴意，与诗之六艺的“兴”有所区别。《说文解字》：“兴，起也。”[6]流沙河《流沙河诗话》对此的解释是：“起，本是起重起的起，引申为起头的起，所以‘兴也’就是起头的意思。”[7]朱熹《诗集传》解“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二者的解释都包含着起头，开始的意思，但是也有“借物兴意”的含义，也是本文采取的含义。可引用《周易·旅卦·上九》的爻辞进一步阐释：“鸟焚其巢，旅人先笑而后号咷。”爻辞揭示了“兴”的核心发生机制：主体先接外物，后生内情，观感由物象触发、情志随实景而生。

以《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为例，其一“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中“一步一回头”是典型的“见物兴意”。此句写诗人眼见之景，以战乱中女子的回望动态为实景物象，将流离之悲、亡国之痛蕴藏于客观的人物形态中，通过步履前行、频频回首的行为具象，触动未曾言说的家国之思和身世之悲，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脉效果。

其三“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延续借物兴意的笔法，以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兴意，强化诗歌悲怆意蕴。其中，“河朔生灵尽”为宏观写实意象，诗人直面河朔战乱后民生凋敝的现实，由残破世景兴起沉郁悲怆之情，依托景情相生的兴体机制，直指战争屠戮生灵的残酷本质，奠定全诗沉痛的情感基调。后文的“破屋疏烟”是诗人在看完万民殆尽的宏观之景，再睹残屋炊烟的细微之景，由尚存烟火的景象兴起乱世之中，犹存星星燃烧的生命之火的喜悦。“却数家”三字中“却”之一字，即兴起意蕴的转折，表现出内心的庆幸，却又不免会使人悲哀。在见识过繁华的河朔后，再次直面凋零的“数家”，难免会生出悲怆之情。

极致荒芜的绝境与微弱存续的生机形成的对比，流于文字的表象与阅读之后产生的实情，是兴法的虚实相生之理，深化了战乱背景下人世悲凉的厚重意蕴，较直白抒情更具余韵与深度。

5. 诗意及意脉：由景入情的递进

元好问《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分别从战乱声势、家国沦陷、民生浩劫三个维度铺展乱世图景，依托不同意象类型与修辞机制完成写景、抒情、咏史的融合，相互呼应、层层递进，形成了统一连贯、由浅入深的悲怆意脉，承载了诗人深沉的乱世感慨与亡国之痛。

从整体空间叙事脉络来看，三首诗作视野逐层推移、由表及里。以沿途行军实景为核心，聚焦战乱动态场面，通过“僵卧”“旃车”“红粉”“白骨”等意象，直铺百姓流离的战乱现场，并层层递进，进而将视野从战地局部拓展至中原全境，由生灵殆尽、山河倾覆的宏观局势，落至残屋孤烟的微观实景，完成由动态战乱、静态废墟到山河沧桑的视野递进。

伴随空间视野的转换，全诗情感意脉也呈现清晰的递进层次。其一立足于战乱行进之景，以流民迁徙、车马奔袭的景象，生发出百姓流离、身不由己的漂泊之痛；其二依托战后惨烈废墟之景，由信仰崩塌、尸横遍野的实景，生发出对战争屠戮生灵、毁坏文明的愤懑之情；其三立足山河巨变的沧桑图景，由故土沦陷、生灵尽殁的乱世现状，沉淀出家国倾覆、时代覆灭的深沉哀恸。

组诗情感由浅入深、由个体到家国、由直观痛感至历史沉悲，层层累积、逐步升华，最终汇聚成厚重的亡国之恸与乱世之悲。

6. 结语

元好问《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灵活运用比喻、借代、起兴三种古典诗学手法，搭建出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意象结构，构建出立体完整的诗歌意脉。诗作一改传统比体的单向衬托模式，通过双象呼应共振，强化全诗的悲情基调；借助本土化的借代修辞，通过物象语义的转换延伸，深化家国沦丧的感慨；遵循兴体物情相生的创作机制，依托景物留白表意，让诗歌意蕴含蓄悠长。三种手法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将战乱破败的景象、百姓流离的苦难、山河倾覆的悲痛融入各类物象之中，实现了景物描写、情感表达与现实批判的有机统一。诗人以简洁凝练的物象，承载厚重深沉的乱世之悲，既展现了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艺术的精妙，也层层深化了诗作的亡国之痛与乱世批判。整首组诗沉郁苍凉、写实寄慨，充分体现出金末丧乱诗“以诗存史”的鲜明特质与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 [1] 孔颖达. 周易注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2] 朱熹. 注. 诗集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3]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4] 王秀梅. 诗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5]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6] 许慎. 说文解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7] 流沙河. 流沙河诗话[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5.